

空间挤压与生存韧性

——东北抗联密联系统的生态位选址机制研究（1931—1945）

郝德才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

DOI: 10.65285/JYLLYJ.V2I3.014

摘要：本文旨在从历史地理学与环境适应的视角，探讨东北抗日联军为应对日伪“归屯并户”等空间挤压政策，在长白山、小兴安岭等地域构建密营系统的生态位选址智慧。研究认为，抗联并非被动受迫，而是主动利用复杂地形形成的“视域盲区”“资源飞地”和“交通阻隔”等地理特性，开辟出日伪网格化监控难以覆盖的生存空间（即“生态位”）。通过分析密营选址的地理要素、功能分区及其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揭示其在极端压迫环境下维持组织韧性的核心作用，为理解抗战史提供一种“环境—组织”互动的新范式。

关键词：东北抗联；密营系统；生态位；历史地理学

Space Compression and Survival Resilience: A Study on the Niche Sit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s Secret Communication System (1931-1945)

Decai Xi

Party School of the Liaoni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aon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cological niche selection strategies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AJUA) in establishing secret camp systems across Changbai Mountain and Xiaoxing'anling Range, analyzing 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AJUA proactively exploited geographical features—including "visual blind spots," "resource enclaves," and "transportation barriers"—to create survival spaces (ecological niches) beyond Japanese puppet regime's grid surveillance. By analyzing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functional zoning, and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s of these secret camps, the study reveals their pivotal role in maintain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under extreme oppression, offering a novel "environment-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Secret Camp System; Ecological Niche; Historical Geography

前言

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伪满政权为彻底扑灭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推行了以“归屯并户”为核心的残酷政策，通过建立“集团部落”强行重构东北乡村的空间与社会结构。这一政策旨在割断东北抗日联军与广大民众的血肉联系，从根本上压缩其活动空间与生存资源。面对这种旨在“窒息”的网格化监控与地理封锁，东北抗联的生存与斗争陷入了极端困境。抗联通过主动选择、精心创造和有效维持特定的空间单元——密营系统，来实现组织的存续与斗争的延续。纵观既有学术史，关于东北抗联密营的研究已在史料梳理、遗址认定与价值颂扬方面取得了基础性成果，为人们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史实性描述与精神性颂扬，尚未能从空间机制与组织韧性互动的理论层面，对密营系统的选址逻辑、功能效能及其在战略博弈中的作用进行系统解构。为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本文引入“生态位”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该概念源自生态学，意指一个物种在

特定环境压力下所占据并利用的独特生存空间与资源组合方式，借此可理论化地阐释抗联如何在日伪构建的压迫性空间环境中，开辟出相对安全的生存飞地。基于此，本研究拟采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融合环境史与军事史的视角，系统剖析东北抗联密营系统的生态位选址机制，旨在深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环境适应智慧与空间抗争策略。

一、压迫性空间：日伪“归屯并户”政策的地理重构

日伪当局对东北抗日力量的镇压，从未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讨伐”，而是一场旨在彻底重构社会空间秩序的系统性工程。其中，“归屯并户”政策作为其核心举措，远非简单的移民并村，而是一种深具现代性色彩的地理重构手段，意图从物理空间和社会结构上彻底“窒息”东北抗联。

（一）“集团部落”的网格化布局

“归屯并户”政策的直接产物，便是在广袤的东北乡村与平原地区建立起大量被称为“集团部落”或“人圈”的管控单元。这些部落绝非自然形成的村落，而是经过严密规划、具有标准化设计的空间控制节点。它们通常建有

高大的土墙或木栅，四周挖掘深壕，并设有炮楼和警备队驻守，形同军事堡垒。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集团部落”并非孤立存在。日伪当局通过规划其地理位置，使其沿着主要交通干线、河流谷地以及平原与山地的交界处呈网格化分布，从而在战略上构建起一个庞大而密集的监控网络。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控制基点，其瞭望哨的视野范围与相邻部落相互衔接，辅以电话线联通，形成了对原本抗联活跃的乡村地区的全天候、网格化监视。这种布局使得抗联部队在平原地区的活动几乎无处藏身，任何大规模的人员物资流动都很容易暴露在这个网络的监控之下。抗联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二）地理环境的军事化改造

为了强化这一网格化监控体系的效能，日伪当局进一步对东北的自然地理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化改造，将其塑造为服务于镇压目的的工具。首先，是交通网络的军事拓展。日伪修筑了大量警备道路，这些道路并非为了经济发展，而是专门用于快速调动军队、运送补给，并像一把把尖刀一样深入抗联可能活动的山林区域，极大地提升了日伪军的机动性和力量投送范围。其次，是通信与监视设施的体系建设。沿着这些警备道路和“集团部落”网络，日伪密集架设了电话线路，确保了各据点、讨伐队与指挥中心之间的即时通信，实现了情报传递与军事指挥的“瞬时化”。同时，在制高点和关键隘口大量修建瞭望哨所，这些哨所配备了望远镜、探照灯甚至无线电，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视觉监视体系，极大地增强了日伪对空间的感知能力，使原本用于隐蔽的山林地形反而变成了可能被随时窥探的空间。

（三）对抗联造成的生存危机

日伪通过“归屯并户”及配套措施所进行的空间重构，给东北抗联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生存危机，其压迫性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兵源与补给线的切断。抗联的兵员补充、粮食、药品、被服等物资，主要依靠广大农村百姓的支持。“集团部落”的建立，通过物理隔离和严密的出入检查，几乎完全割断了抗联与民众的联系。部队无法得到新的兵员，战士们鞋帽破烂、粮食极度匮乏，陷入了“冻死饿死大有取代战死”的极端困境。第二，情报信息渠道的阻塞。人民群众是抗联的“耳朵”和“眼睛”。过去，他们能为部队提供日伪军的动向、运输车队情报等重要信息。随着被强制迁入并严密监控的“部落”，这条宝贵的情报生命线随之枯竭。抗联往往无法及时获知日伪军的讨伐计划，行动陷入盲目，极易遭遇伏击和突袭。第三，活动空间的极致压缩。网格化的据点和军事化的交通网，将抗联原本广阔的游击区切割成无数碎片。部队在平原地区的转移和隐蔽变得异常困难，每一次行动都面临极高的风险。传统的游击战术失去了赖以施展的空间基础。

二、适应性响应：密营系统生态位选址的地理逻辑

面对日伪构建的压迫性空间网络，东北抗联的生存策略并非消极退却，而是一场充满能动性的地理空间再创造。

他们转向广袤的长白山、小兴安岭等山林地带，通过极具智慧的选址，构建了一套复杂而高效的密营系统，成功开辟出日伪统治网络难以覆盖的“生态位”。

（一）择址要素分析：生存智慧的地理密码

抗联密营的选址，是在残酷斗争中凝练出的一套生存智慧。它遵循着四个核心的地理逻辑：第一，藏身于“盲区”。为了躲避地面巡逻与空中侦察，密营必须消失在敌人的视野里。它们常建在山脊线的背面，利用山体本身作为屏障；或隐于原始森林与茂密灌木之中，让天然的树冠成为最好的伪装；也会选在地形破碎的沟壑、岩缝与山洞里，这些地方入口隐蔽，内部却别有洞天。第二，扎根于“资源”。生存是第一要务，密营必须靠近生命线。它必定依山涧、溪流而建，保障饮水；周边需有丰富的猎场与采集地，能获取肉食、野菜和野果；战士们甚至在林间空地开垦“移动菜园”，种植土豆、萝卜以应对粮荒；同时，山区丰富的草药资源也是救治伤员的生命保障。第三，构筑“天然堡垒”。密营同时也是军事据点，地势的防御性至关重要。它们多选在“一夫当关”的险要之处，如悬崖平台或三面环水的高地，利于少量兵力扼守；巨大的“石砬子”（花岗岩石群）形成的天然洞穴和石缝，本身就是坚固的掩体；此外，每个合格的密营都预设了隐蔽的紧急撤退通道，确保能随时转移。第四，串联成“战略节点”。密营并非孤立的据点，而是游击网络中的活节点。它们既要深藏山中，又要能秘密联通外部：其位置需便于部队进出主要游击区；它们分布在隐秘的交通线附近，便于人员、情报与物资的流动；并在营地附近的高地设有隐蔽观察哨，时刻监视山下的敌情，为生存与出击提供眼睛。

（二）密营的功能分区与系统构成：从据点走向网络

抗联的密营远非单一的藏身洞穴，而是发展成为一个功能齐全、分工明确、相互支援的系统化网络，这是其组织韧性超越一般土匪山寨的关键。

一是核心营（中枢与后勤）。这是密营系统的“大脑”和“心脏”。指挥部、后勤基地（被服厂、修械所）、医院（医疗所）、军校（教导队）等核心机构设于此地。其选址要求最高，必须是系统内最隐蔽、最安全、容量最大的区域，通常位于深山腹地，交通极其不便但内部相对开阔，能够支持较长时间的驻留和运作。例如，著名的杨靖宇所部“蒿子湖密营”就设有指挥部、厨房、药房、磨房、粮仓、哨所、枪械所等十余处遗址，功能完备。二是前方营（警戒与机动）。这些营地分布于核心营的外围，更靠近游击区或敌人可能进犯的方向。它们承担着前哨警戒、侦察情报、交通中转和短期屯兵的功能。当大部队外出作战或执行任务时，前方营是出发前的集结地和归来后的临时休整点。它们数量更多，分布更广，结构也更简单，一旦暴露可迅速放弃。三是储备营（物资储备）。为了应对敌人的突然讨伐和长期的物资困难，抗联实行“物资分散储藏”的原则。储备营是专门用于分散隐藏粮食、弹药、盐、被服等重要物资的秘密仓库。它们可能是一个隐蔽的山洞、一棵被掏

空的大树根部或水下埋藏的物资点。这些地点通常只有极少数人知晓,与生活营地分离,即使主营地被破,也能为幸存人员保留东山再起的资本。

三、从生存到韧性:密营生态位的战略效能与历史启示

东北抗联的密营系统,远非被动躲避的藏身之所,而是其在极端压迫环境下主动构建的生存与发展基石。它超越了单纯的物理空间概念,演变为一个集军事、后勤、政治功能于一体的韧性载体,对抗联坚持抗战直至胜利收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并留下了深远的历史智慧。

(一) 维持组织存续的“生命线”

在日伪接连不断的“大讨伐”和“铁壁合围”之下,抗联部队屡屡遭受重创,面临覆灭的危险。在此存亡之际,密营系统发挥了其最根本的价值——作为维系组织存续的“生命线”。

首先,它是至关重要的休整基地。历经苦战、伤亡惨重的部队,可以撤退至密营中休养生息。在这里,战士们得以治疗伤病、补充睡眠、恢复体力,从而避免因持续转战而导致的过度消耗和整体崩溃。密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相对安全的“喘息之机”。其次,它是不可或缺的后勤保障基地。密营中的修械所可以维修枪械、制造子弹甚至复装弹药;被服厂可以缝制冬装,抵御酷寒;储存的粮食和猎取的猎物能缓解极度的饥荒。尽管条件极其简陋,但这点滴的自我补给能力,在外部补给线被完全切断的情况下,成为活下去的关键。最后,它还是秘密的情报中转站。交通员可以通过密营网络传递信息,使散布各处的部队之间,以及与苏联远东方面之间,能够保持断断续续却又至关重要的联系。这使得抗联指挥层在极度孤立的环境中,仍能尽可能地掌握全局,做出决策。正是凭借密营这条“生命线”,抗联得以在数次看似毁灭性的打击后保存下宝贵的革命火种,实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韧性存续。

(二) 支撑游击作战的“战略支点”

密营的战略价值更体现在其对军事行动的支撑上。它是抗联灵活机动游击战术得以实施的战略支点。抗联后期普遍采用“化整为零”的小部队游击战术。而密营网络为这一战术提供了空间依托。一是作为集结地。分散活动的小分队在执行任务前,可在预先约定的前方营秘密集结,

形成拳头力量;二是作为出发地。部队从密营出发,奔袭敌人的薄弱环节,完成任务后又能迅速撤回山林,遁形无踪;三是作为伤员安置地。作战中的伤员可被及时转移至密营医院接受救治,保障了部队的士气和有生力量。这种“藏兵于山、出山击敌、返山休整”的模式,使得抗联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缘优势,抵消日伪的兵力和火力优势,实现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主动游击态势。密营就是这个动态博弈过程中那个稳固的“家”和可靠的“锚点”。

(三) 孕育抗战精神的“文化空间”

除了其军事与生存功能,密营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物理空间,也意外地成了一个孕育和传承抗战精神的“文化空间”。在战斗的间歇,密营成为进行政治学习和党政工作的课堂。党员干部在这里组织战士们学习文化、分析形势、传达党的指示,坚定了“抗战必胜”的革命信念。它也是革命情谊加深的场所,官兵同甘共苦,形成了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在这个“革命家庭”里,抗联“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的精神特质得以具象化和强化。密营因此成为了一个巩固精神堡垒、抵御心理崩溃的重要场域,其精神维度的意义与其物质维度同等重要。

参考文献:

- [1] 雷晓凡.贺清令.近四十年来东北抗日义勇军与东北抗联研究综述[J].军事历史,2019(1):59-64.
- [2] 张晓刚,邹圣婴,翁盛强.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东北抗日联军研究综述[J].历史研究,2016(4):27-35.
- [3] 田艳萍.近三十年来东北抗联史研究综述[J].耕耘录:吉林省博物院学术文集 2010-2011,.
- [4] 王希亮.东北抗日战争史研究综述[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5(3):114-129.

作者简介: 郝德才(1980.11—),男,汉族,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党史、区域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5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东北抗联与日本情报系统的对抗与演变研究(1931-1945)》(项目编号:L25BDS008)阶段成果。